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3年4月1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父親的沉默

父親的沉默，是很多兒子的心結。在瑞典著名導演 Ingmar Bergman 的作品中，上帝的沉默是個不斷出現的主題。在他的名著 *The Seventh Seal*，一個百戰歸來的中世紀武士，在疲乏中仍在渴望上帝的聲音，但是等來的卻是死神的一盤棋局，最後當然還是死神勝利了，武士隨着死神離去時，仍然沒有等到上帝的回應。在 Bergman 的作品中，上帝的沉默，就是他自己父親的沉默！

父子關係的情意結，是心理分析的重要項目。作為一位男士，心理分析鼻祖 Freud 的研究重點，也免不了以男性的心態為根依。男人一生的感情深處，好像都離不開那總是位於遠處的父親。中國的典故中，也多是父子疏離，甚至像薛仁貴等一些有名的民間故事，父子根本不相識，父親不是在家門看到男人的鞋子而誤會兒子是妻子的情人，就是為了救孩子，反而誤把孩子射殺了。這些故事處處隱藏着各種心理分析的隱喻，也揭露了父子之間的對立，中間總是夾着一個母親！

中國的故事有很多父親殺子的例子，西方的故事卻是子弑父親。所謂戀母情意結（Oedipus complex），就是 Oedipus 因為認不出父親而陌路相逢打起來把父親殺了，又根據當地風俗娶了自己的母親，最後真相大白時，他恨自己有眼無珠，挖掉雙目，一輩子自我流放，不斷問：我是誰？

這是一個男孩子追尋自我身份認同的心理分析典故，也是學術界不斷爭論的一個議題。我曾經去過在希臘那傳說父子相遇的山谷，望着那一片蒼涼，仍然可以感受到當時父子兵戎對峙的勢不兩立，那無法挽回的一刻命運安排！

但是在現代不同文化的家庭舞台，這個典故仍然以各種形式上演。幾天前見到一對在國內的父子，讓我不由自主的又想起這個希臘神話的故事。

這是一個廿多歲的青年人，患上憂鬱症，已經在醫院住了三個多星期。他的主診醫生無法找到病人與家庭有任何關連，請我們作一次家庭評估。

兒子也認為自己是成年人，父母關係對他已經沒什麼影響。奇怪的是，無論父母在討論什麼，他雖然沉默無言，心中卻不停回應。

例如，父親對母親說：「每個孩子都需要成長的空間，我們不要過度干預。我還是那句話，他要跟我們商量，我們就商量，願意讀書就讀書，兩間大學都念不成，總得把病因找出來...」

他聽着，心率立即加速，手汗也增加了兩倍。問起他來，他說：「父親說得不對，不是這樣的，學業中斷，我自己也很重視，只是不可能徹底解決！」

很快就發現，原來父親的每一句話，都深深地打入兒子心中。

父親說：「哪個父親不想望子成龍？我現在別無他求，只想他把病治好。」

兒子聽到的卻是一種貶低：「連一個父親對兒子最基本的要求都沒有了，原來在他眼中我真是一無是處。」

父親的話，兒子句句聽得清楚，不斷在內心反駁，連身體也下意識地回應。有趣的是，當時父親並非與兒子說話，只是夫妻交談，父親投訴母親過於保護孩子，為兒子「包辦」一切。母親也埋怨父親臭脾氣，什麼事都大吵大鬧。父親解釋，明知道自己脾氣不好，特別找個好脾氣的女人做老婆，沒想妻子雖然不說話，卻處處與他作對。

妻子說：「這麼多年來，一不滿意，你就砸東西！夫妻有不同意見的地方，從來沒有見你認過錯，沒有說過一聲對不起！」

丈夫說：「我對你好好說，你也不理我。我管孩子，你當場就頂撞。所以沒有必要再講。反正我不覺得有錯，你也不覺得有錯，我們也不必忍一輩子。」

原來這對夫婦已經申請離婚，現在只是冷靜期。青年人以為對父母的事不感興趣，但是愈談愈發覺自己只有參與在他們的事情才找到價值。他承認自少就在父母中間周旋，不停為他們拉攏關係，忍無可忍時，也問過他們怎麼不離婚，現在他們真要離婚了，他又十分捨不得。尤其想到父母分手後，雙方都可能更需要自己的安撫與支持，他才緊張起來，說：「自少就養成不斷觀察父母的習慣，一下子很難改得了！」

表面上看來，他與母親互相依賴，但是骨子裏，他的內心世界卻深深地被父親的一言一語所牽引。

他說自己一個人騎腳踏車走遍全城，對着湖光山色，卻感到毫無樂趣，生活中好像除了家庭，就全無意義，只有一片空白。

他曾經兩度在不同地方上大學，但是對於簇新的環境一點也不能投入。同學請他參加活動，他從來都拒絕。這才發現，青年人長年來都是活在自己內心世界，而他的內心，一直忙着暗地裡與父親交流。父親近在咫尺，卻又遠不可及。父親其實很會說話，兒子卻無法聽得到他的對答。

歸根究底，不管東方還是西方，大部分的例子都是父子不相識，各自在內心徘徊，就是無法找到對方。

兒子問：「如果我學會把心中話向父親提出，是否我的病就會好起來？」

打破父子的沉默，也許未能改變一切，但畢竟是個好開始！